



【浮生】一碗腊八粥

□耿艳菊

水声清脆欢快，在静寂的雾蒙蒙的早晨听起来像一首歌谣。沉寂了一夜的水有些冷，缩了缩手，而要淘洗的五颜六色的食材倒很坦然，汇聚了大半碗，花生、红豆、黑米、百合、莲子、大枣……这些食材都是网上购买的。它们来自何方呢？在那片土地上生长，沐浴了哪里的阳光和月光，骨子里藏着哪个地方的风景？

一想到它们穿过山山水水，千里迢迢从大江南北汇聚到素不相识的一户人家厨房里，熬煮成一锅香甜黏糯的粥，给予人温暖和营养，总会心生感动。又觉得它们不止是给人温暖和营养，它们身上还有时间的印迹。上善若水，而时间和水一样，亦是这茫茫尘世里温情厚实的笔触。

俗语言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在众多习俗里，腊八是很有时感的。腊八之前，过年的氛围不够浓郁。一过了腊八，时间仿佛长了脚，开始一路欢快地跑向新年的大门。人间到处是欢欣和热闹，忙着迎新年、置年货，迎接新的开始，旧年那些不开心的事就可以抛开了。

少年时很期盼腊八。腊八过了，就要放寒假了，年一天天近了，有很多好吃的，有新衣穿，又长大了一岁。

腊八节吃腊八粥，在我们那里是很郑重的事。平时，我们以自家田里的小麦面粉为主食，早晚的粥其实是面粉做的糊糊粥，到腊八节这一天，才会特意买些米煮粥。将米淘洗干净，倒进大铁锅里熬煮，煮得浓浓的、稠稠的，再炒上两个菜，配粥吃。因为平常总吃面食，即使是这样简单的白米粥，也让人念念不忘。

知道真正的腊八粥，是在很多年后了。那时我刚到这个城市不久，腊八那天早上，同事用保温杯给我带了一杯粥，大枣、花生、糯米、红豆……很多食材融汇在一起，甜甜糯糯的，是不同于白米粥的丰富醇厚的味道。我一直记得那天下着大雪，路很滑，同事抱着保温杯艰难走在雪里的情景。

那位同事是本地人，我们都住在单位宿舍，因为天不好，她本打算腊八节不回家了，但因为头天我们讲起了腊八粥的事儿，她想让我尝尝这里的腊八粥的味道。

从一杯腊八粥里，我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朴实热情，消解了初来乍到的陌生和孤独。

后来，这个城市给我的好感还是和粥有关。在郊区的一户人家，我租住过一段时间。房东是位老太太，她隔三岔五就会煮一锅类似腊八粥的粥，再烙一些大饼。常常，晚上下班刚到家，门就被敲响了，老太太笑眯眯地一手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粥，一手端着盘子，盘子里放着饼，还有她自己腌的咸菜丝，像自家长辈一样周到贴心。

我总是很不好意思。老太太把粥递给我，更确切地说，是很热情地塞到我手里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这有什么？一碗粥的事，下班那么晚，一个人不值当再做了。

一碗粥的事，很小，却让人感受到江河湖海的辽阔。

一碗粥，热气腾腾，有日月星光，有人世间长长久久的温暖。

【真情】父亲的三万七千个赞

□张军霞

【读心】除了收支平衡，都是小事

□丹萍

同事小李的儿子很调皮，刚上小学二年级的他，时常会在课堂上搞点小动作，有时扯了同桌女生的小辫子，有时又故意藏起哪个同学的作业本。

老师多次向小李“告状”。换成别的家长，怕是早就按捺不住，要给孩子一顿胖揍了。小李却从不着急，说起儿子的调皮时，他还总是乐呵呵的。有一天上课，儿子给后排男生写纸条：“放学后去大树下玩。”纸条没传到男生手里，却被老师抓个正着。小李接儿子放学时，从老师手里拿到了那张纸条。当时他什么也没说，回到家却故意拿着纸条给爱人看：“你瞧，咱儿子写字大有进步了，每一个字都这么工整！”又转身对儿子说：“不如咱们今天来变个魔术吧，你接着往下写，放学后去大树下干什么，发挥你的想象力，把它变成一个闯关故事……”儿子一听，立马来了兴趣，竟然认真地把小纸条上的内容扩展成了一个小童话。

我想，有这样一位幽默开明的爸爸，相较于那些动不动就被家长怒吼、责骂的孩子，小李的儿子无疑是幸运的。这种另类的“点赞”，就是孩子成长路上最珍贵的阳光和雨露。

我的父亲不爱说话，从小到大，在我的印象当中，他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。而且他长期在外地工作，就算回家也总是忙着干活，我也就习惯了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和母亲交流，仿佛父亲对我而言不过是一个陌生人。

那年，我上小学四年级，有一次在语文课上被老师表扬了，我的作文还被老师当成范文贴到校门口的报栏里。放学后，我飞跑着回家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。母亲正在和面，准备蒸馒头，她高兴地说：“闺女厉害呀，我给你蒸两个糖包吃！”当时，父亲好像正在扫院子，他什么也没说。

第二天是周末，我起床后回想着前

过去一年我处处失守，就保住了一个指标——收入和消费基本持平。这意味着坐吃山空的养老计划又可以推后一年。

当然这个消费中不包括房贷和娃的学费。不同的钱，在不同的心理账户。如果都包括进去，山海可平，账很难平。

基本盘守住了，其余的事就都是小事。

春天我种了25棵番茄，覆盖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的番茄品种，但全军覆没，没有一棵活下来。虽然我没有吃到番茄，但我种番茄的这个行动，确实滋养了这个春天。种、番、茄，听起来多美好。

去年还有一个变化，以前我和很多朋友一样，经常在网上恭喜这个人的公司上市了、那个人的公司融资了，也是很真诚的。但现在觉得，有钱人不用我操心。

去年全年出行都是坐公交车，我发现大多数公交车司机很有礼貌，会做出欢迎乘坐的手势，而且我如果没有刷卡走进车厢站稳，他就不关门开车，一直静静地等。我经常感觉全车的人都在等我，但大家似乎也不着急，我记得以前司机都是很着急的啊——真的是自己什么样，世界就是什么样的。

昨天有个闺蜜说，发烧了，但很忙，不得不出差。我也特别理解这个状态。一张一弛，各得其趣，在哪个阶段都特别好——朋友分享了一个沟通技巧，就是要经常对人说“特别好”。我牢牢记住了，真的有用。

50岁以上的人生阶段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感受不到“异性凝视”，对别人尤其是异性的目光完全不在意。我以前是很在意的。

我开始理解跳广场舞的中老年女性，大家就是不想按别人的标准生活了。

我还疯狂地打羽毛球，痴迷于在网上学习技术要领，有时候走在路上还会练习一下侧身发力——就是对细碎的当下特别重视。

去年所有赚的钱，都是踏踏实实凭力气干活，干一份活拿一份钱。对所有宏大的

一天被老师表扬的情景，内心还是按捺不住小小的得意。于是，在去打猪草的路上，我又悄悄拐到学校门口，想再看看贴在那里的作文。没想到，有一个人比我去得更早，他手里拿着糨糊，正低着头，把报栏里我那篇粘得不太牢的作文认真地一点点粘得更牢。糨糊抹上去，他还用手指小心地去按平，每一个角都没有漏掉，每一处都抹得平整妥帖。这时，有出来挑水的人路过，在报栏前停下脚步，那人就对路过的那位老乡说：“这篇作文是我闺女写的。字写得挺漂亮吧？看她多会用词！这孩子从小就喜欢看故事书，老师总夸她文笔好！”

那位老乡说了什么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我只知道这是记忆当中第一次听到父亲夸我，而且是用这样一种背对着我的方式。我没等到父亲转身就悄悄溜走了。我那天割猪草时格外有力气，心里有一种莫名的甜蜜。

多年后的今天，我看到有位网友讲自己的故事，说她10年前有一次跟父亲说，同学们的QQ资料卡片的赞都很多，她很羡慕，就让父亲也给自己的资料卡点赞。说过之后，她自己就忘记了这件事，后来也有很多年不用QQ了。那天偶然登上去，收到无数条通知，才发现父亲几乎每天还在给她的资料卡点赞，而且有时一次点10个赞。10年的时间累积下来，这位父亲大约给女儿点了三万七千多个赞。而这件事，他从来也没跟女儿提起过。

我忍不住想起自己的父亲，想起当年他只留给我一个背影的“点赞”。父亲至今仍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我也没有和他交流过当年的事情，只是多年以后的我，仍然痴迷文字，并且一直走在用文字谋生的道路上。我深知，父亲对我的爱并不比别的父亲少，他只是不表达。一次偶然的内心真情流露，却悄然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计划，都真心没有激情了。

在学习日语之前，我就想好了学习的官方理由，就是“为四国徒步做准备”；在成为“莎头”（指孙颖莎和王楚钦这对乒乓球CP）粉丝之后，我也想好了“开始热爱运动”的措辞——其实，这些都不是真的，我就是想沉迷于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情，试试。

去年旅游过的地方，我喜欢赣州的郁孤台和伦敦的查令街，它们都与读过的诗词、小说相关。这让我相信，你走得再远，也还是在寻找你知道的东西，自己的见识真的是非常有限，也非常难以突破。

没好好读几本书，但在去年读过的书里，有一个观点深得我心，就是不要轻易建立因果关系。比如前几天我感觉自己处在感冒初期，就按朋友的建议，吃了大量的维生素B、C、D，结果真的逃过了——但我也不敢建议大家这样做，觉得没办法建立“因果”关系——要在以前，我都恨不得写一篇论文出来，并广而告之。

好几个以前颇强的朋友，现在也都是这样，说什么，都喜欢加一句“我也不知道对不对”。

这就是对我的生活的一个不全面总结。这样生活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。



那天我们去郊区玩，路过一个村庄。道路穿过村子，干干净净的村庄小巷里面，一户人家的门口赫然出现一个红色招牌，上面写着“煎饼”两个大字，下面还留了电话号码。

其实也不饿，但是不知道怎么，看到“煎饼”两个字，莫名咽了几下口水。几个人一拍即合：买几个煎饼吃。

我自告奋勇给那个电话号码打电话。浓郁的当地口音从电话里传来，声音很大，好像我这边开了免提一般，一个女声说她正在家摊煎饼，让我们从大门进去就行。

我们互相看了一眼，迈腿就进了院子。院子里搭了棚子，一个煎饼鏊子在电机带动下旋转，一位黑红脸庞的中年妇女正在摊煎饼。只见她用勺子舀了一勺面糊，摊煎饼的耙子不动，只鏊子动，面糊就均匀地平摊在铁鏊子上，眨眼工夫，煎饼就冒着香气成型了。旁边高粱秆做的盖垫上，放了一摞刚做好的煎饼。见我们进去，她热情地打招呼。我指着做好的煎饼问多少钱一斤，顺手掰了一块放到嘴里，怕女主人不高兴，赶紧说，这个煎饼我买了。

摊煎饼的中年妇女豪爽地说：“哎呀！一个煎饼，不值钱，你随便尝。”

我问她买卖如何，她顿了一下，“嘿嘿”一笑，说挺好的，供不应求。这话让我很是好奇，这偏僻的小山村，哪来那么多买煎饼的客户呢？

见我好奇的模样，她嫣然一笑，虽然是黑红脸庞的嫣然一笑，却也挺有韵味。她转身对着墙边手机架上的手机说：“我家的煎饼混合了小米、大豆和玉米，如果哪位宝宝想要别的品种都可以预定哟！比如红枣煎饼、纯小米煎饼、高粱煎饼，只要你们想到的，煎饼姐我都能给你们做出来。”

我一抬眼看到那手机，赶紧往后退了一步，我可不想成为直播中的人物。煎饼姐贴心地把手机转了一个方向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放心，你们不入镜头。”听她这么一说，我才放下心来。我心里有点惊讶，想不到这偏远山村里的人也能这么熟练地直播带货，终是我小瞧了她，更可见网络的强大。

几个人东张西望的时候，几个订单已经被煎饼姐拿下。煎饼姐说，农闲时大家都去外地打工挣钱，她不想离开家乡，就在家摊煎饼卖。最初的时候煎饼不好卖，乡里乡亲的，吃煎饼换换口味还行，不可能整天吃，所以销量很小。因为喜欢看小视频，在儿子的指点下，她开了直播，没想到各地买煎饼的人还不少。山东大煎饼是全国知名的特产，很多人都想尝尝味道，“咱的煎饼都是货真价实的材料，说红枣煎饼就一定会有红枣磨成的粉末，说小米煎饼就一定是小米制成的，绝不会骗人。”

我们安静地听着煎饼姐的讲述，心里都对这个面色黝黑的煎饼姐肃然起敬，每一个努力把日子过好的人都值得尊重。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袋子煎饼，嘻嘻哈哈地告别煎饼姐。煎饼姐坚决把我品尝的那个煎饼送给我，还给我们抹了零头。回程的路上，山山水水同煎饼姐的面庞重叠在一起，让人忘不了。

【世相】做直播的煎饼姐

□窗外风